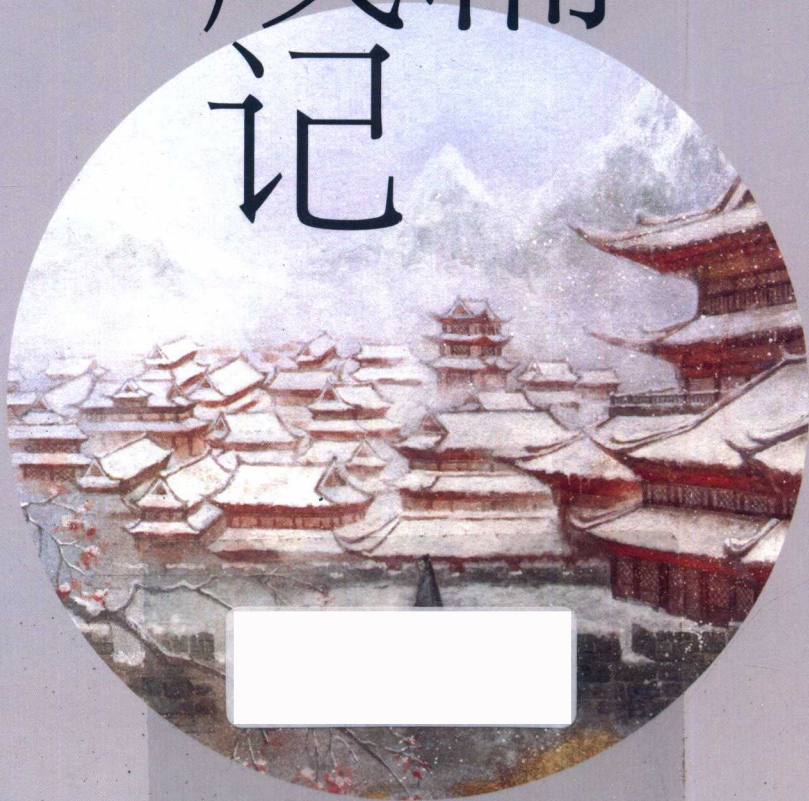


HAMIAN
DESHENGYAN
假面的盛宴
著

首辅 养成记



(上册)

大势已去薛首辅，小人行险以侥幸

青島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假面的盛宴

JIAMIAN
DE SHENGYAN

著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首辅养成记 / 假面的盛宴著. —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9.9

ISBN 978-7-5552-6893-2

I. ①首… II. ①假…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63943号

书 名 首辅养成记

著 者 假面的盛宴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贺 林

特约编辑 郑丽丽

校 对 耿道川

装帧设计 白砚川

照 排 梁 霞

印 刷 三河市良远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9年9月第1版 2019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开(700mm×980mm)

印 张 40

字 数 400千

书 号 ISBN 978-7-5552-6893-2

定 价 65.00元

编校印装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38

建议陈列类别:畅销·古代言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录

【上册】

第一卷

我家有夫初长成

- | | | |
|------|---------|-----|
| 第一章 | 大势已去薛首辅 | 003 |
| 第二章 | 借死人嘴说现世 | 018 |
| 第三章 | 打脸大房风波起 | 043 |
| 第四章 | 未战已露颓败象 | 065 |
| 第五章 | 出题刁钻何秀才 | 081 |
| 第六章 | 不是妹妹是媳妇 | 119 |
| 第七章 | 领旧书陈坚其人 | 141 |
| 第八章 | 组队来把禁书看 | 164 |
| 第九章 | 指着和尚骂秃驴 | 182 |
| 第十章 | 小人行险以侥幸 | 200 |
| 第十一章 | 山村里贵人来袭 | 223 |
| 第十二章 | 男人间的暗较量 | 239 |
| 第十三章 | 我本就不是君子 | 267 |

第二卷

六元及第天下动

- | | | |
|------|---------|-----|
| 第十四章 | 不尊师重道何为 | 299 |
|------|---------|-----|

目录

【下册】

第十五章	招儿的经商之道	325
第十六章	应考县试之案首	348
第十七章	府试饼夹肉案首	370
第十八章	背后之人可认输	395
第十九章	这一世还是娶你	419
第二十章	夫妻之道在于哄	443
第二十一章	书院里冤家路窄	481
第二十二章	错把明珠当鱼目	495
第二十三章	就怕秀才是流氓	523
第二十四章	发榜次日鹿鸣宴	557
第二十五章	神仙打架殃凡人	598

第一卷
我家有夫初长成

首辅养成记

第一章 大势已去薛首辅

他知道自己又在做梦了。

这个梦魇缠住了他几十年，夜夜对他纠缠不休，似已深入骨髓，又若融入血肉……

“狗儿，你说你咋这么犟呢？我的钱难道不是你的钱？你说我挣钱到底为了啥？不就是为了供你读书，让你扬眉吐气？”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可我好多年的习惯改不掉！我也不打算改！”

“你瞧瞧弘儿，他长得像不像你？”

薛庭儒感到有人在摇晃自己，于是睁开了疲乏的双眼。昏暗的内室里，熟悉的帐子纹路、不再年轻的胡三儿……一切都那么熟悉，他才知道方才自己是在做梦！

只是这个梦太真实了，那空气中蕴含的高粱香、她因倔强而紧抿的嘴角弧度……这一切都让他如身临其境。他想伸手去触摸她被气哭而流下的眼泪，那泪珠晶莹剔透，闪着五彩光芒。就在这时他被摇醒了。

“大人，该喝药了。”

薛庭儒被胡三儿撑着半躺在床榻上，一碗药端到了面前。他已病入膏

盲，连喝药都得有人服侍，哪里还是那个位极人臣、纵横朝堂几十年的薛首辅？

哦，不，他现在已经不是首辅了。

他已上书乞骸骨，圣上已经准了，他却已无乡可归、无亲可靠了。

其实他也没打算回去。

“之前张大人、王大人、李大人和曹大人都来探望过您，小的听您的吩咐，俱把他们挡在门外了。今儿他们又来了，您看要不要见见？”

他们来能做什么？还不是以为自己的病是权宜之计，待哪天想通了，会继续带着他们与皇帝斗！可他是真病了，已经病入膏肓、药石罔效了。

“不见。”

“那大人您再睡一会儿。”

房中再度安静下来，薛庭儻的眼皮子又重了起来，他眨了一下又一下，再度陷入睡梦中。

“王大人怎会有空来看老夫？”

王铭晟内心有些复杂，面上却是一笑：“到底同朝做臣子，下官于情于理都该来探望首辅大人。”

“没想到你王铭晟也会说出这种虚情假意的话，可是替皇帝来刺探老夫的？看我是不是快死了？”薛庭儻讽道。

薛庭儻明明是一个形容枯槁、行将就木的老人，可仅凭他那双波澜不惊、高深莫测的眼，就让人不敢对他有丝毫懈怠。

毕竟这是薛首辅，只凭这个官衔就足够威慑别人。那是薛庭儻历经三朝、纵横朝堂几十载积攒的威望。这就像是一棵盘根错节的参天古木，不用做什么，只是屹立在那儿，就足够让人望而生畏。若不然，新帝又何必机关算尽，却依旧不敢妄动薛庭儻，只敢行那迂回之策？

“看来首辅大人对陛下误会甚多。”王铭晟道。

薛庭儻哼笑了一声，半合上双眼没再说话，一副明显懒得搭理他的样子。

“其实下官是为自己而来，我就是想来看看，当年那个抛妻弃子、攀龙附凤的小人如今沦落到怎样一种凄惨境地。恐怕首辅大人现在死了，

连个给你披麻戴孝的人都无。其实也是首辅大人太看不开，不过是一场戏而已，怎能当真？如今将自己气成这副模样，是真的良心不安，还是怕自己的真面目被世人所知？你还怕遭人唾骂、遗臭万年？”

“你……”

“说你抛妻弃子还是太给你留面子了，应该是杀妻灭子才对，是不是，首辅大人？”

这一切没人知道。世人只知在薛夫人之前薛首辅是有一个原配的，却不知那原配的下场究竟如何，毕竟时间太久远了。

薛庭儒在朝堂上屹立几十载，他曾经、现在的对手，通通被他踩在脚下。这些年但凡有人想用他以前的旧事做文章，通通做了孤魂野鬼，谁也不知其中到底添了多少条冤魂，能知道的大抵只有王铭晟这个“苦主”。

“你，你是……”薛庭儒似乎糊涂了。

王铭晟凑到他的脸侧：“可惜我娘命大，我也命大，那艘船沉了，我们却被人所救。你知不知，这么多年来，我日日夜夜想看到你死的这一幕，可惜你命太长，又权倾朝野，我只能一步一步往上爬，爬到可以将你踩下来的位置……”

“你是……弘儿……”薛庭儒十分吃力地说出几个字。

王铭晟站直身，笑得畅快：“我不叫弘儿，我也不姓薛，我姓王。我娘改嫁了，嫁给了那个救我们的人……你可千万别激动，就算你现在死了，我也不是你儿子……”王铭晟一向深藏不露，人前笑得如此畅快，大抵也是第一次。

“对了，你不要认为就算我姓王，依旧能给你们薛家传宗接代。让我想想，我有龙阳之好的谣言好像是你当年命人放出去的。还真让你说中了，下官不喜女子，所以才多年不娶……”

他笑看着床榻上的老人，看着他震惊、怅然、悔恨交加的神情。

可那又怎样呢？

他发现自己竟然没有想象中的快意，即使笑，也显得太过虚假。他突然兴味索然，扯平了嘴角、掸了掸袖子，道：“既然薛大人还好，那下官就告辞了。”

“我没，我没……”

“大人，您在说什么？”

听到这个声音，薛庭儒眼前的迷雾突然散开。他一个激灵，从梦中醒来，又是这间昏暗的内室，还是胡三儿那张丑陋的脸。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苦涩的药味儿，似乎还有腐朽的气息在轻轻飘动。

薛庭儒动了动嘴唇，却没有发出声音。

“大人，您说什么？”

胡三儿十分着急地连声追问，可薛庭儒根本说不出话。胡三儿只能凭着自己的猜想问道：“您是不是惦记着之前的事？您放心，我已经把您的话传给张大人了，他已知道王大人是您的独子，会按照您的吩咐去做。”

薛庭儒眨了眨眼睛，胡三儿以为他还有什么话要说，附耳凑在薛庭儒嘴旁，却只听到一句“我没有”之后便再没有下文。

胡三儿着急地抬头去看，却看到薛庭儒大睁着的眼和灰青色的脸。他抖着手，上前摸了摸薛庭儒的鼻息，惊得一屁股坐在地上。冷风顺着破了洞的窗户纸钻进来，吹了薛狗子一脸冰寒。

薛庭儒一个激灵，睁开眼睛，看到的是间并不大的屋子，青砖墙、黑瓦顶，墙上抹着白灰，看起来灰突突的。房梁是原木色的，没有承尘，上面挂着几个竹编的篮子。篮子里似乎放了些什么东西，上面盖着蓝布。

他躺在炕上，盖着半新不旧的被子，被面看起来倒是干净整洁，棉花瓢子却已经硬了。

正对着他的炕角处，放着一个炕柜。

炕柜呈深棕色，上面雕琢着简单的祥云流水纹，柜上嵌有黄铜裸钉的折叶和铜穗拉手，看起来厚重而不失大方。

“虽在大户人家，这不算什么，但在农户人家，这已经算是一件拿得出手的家具了，传个几代没有问题！”

这是薛狗子的爹当年说的话，他爹是村里最好的木匠。

薛狗子感觉自己的头很疼，像被别人用锄头狠狠地打了。他想坐起来，却浑身无力，又摔到炕上。

他这才意识到自己是薛狗子，薛家二房的长子。因为一些事，他一时想不开，肝火焚心，所以病了，已经许多时日了。

他不是薛庭儻，薛庭儻是他梦里的人。

他怎么可能是那样一个人？

为了证明那一切只是梦，他特意举起手看了看。

果然！

眼前的这只手纤细而白皙，还没有长出男人应有的筋骨。他今年才十四岁，怎可能活到七十多岁，最终死不瞑目？

薛狗子重重地吐出一口气，又看了看四周，心才安稳了一些。

外面有人在说话，声音顺着窗子缝钻了进来。

“我说招儿啊，不是四婶说你，瞧瞧你现在成什么样儿了？一个姑娘家家的，竟学那些小商小贩做生意。生意是你能做的？瞅瞅你四叔，日里在外头东奔西跑，也挣不了几个钱。快别折腾了，有那点儿工夫，你帮四婶干些活儿！”

这声音听着像是个年轻女子，但话里的讥讽味儿太浓。都说相由心生，难怪孙氏长了一张刻薄脸。

薛狗子下意识地这么想着，紧接着就愣住了。他的确讨厌孙氏，可怎么会如此评价她？还等不及他想出个所以然来，梦里那个声音响了起来。

“四婶，我倒是想帮你干些活儿，可你也知道，狗儿病了多日，起先家里还给几文钱让抓药吃，才吃了半个月，阿奶就说银钱不凑手，让把药停了。狗儿是我男人，我总不能看着他就这么病着。你让我帮忙做活儿也可以，只要你借我些银钱买药，我以后慢慢还你，行不？”

声音的主人是个年轻的姑娘，音调里透露着干练与爽利，还夹杂了几分挤对。

是的，招儿就是故意在挤对孙氏。

孙氏素来只进不出，让她拿出一文钱比登天还难，更何况是借给二房这两个半大不小的孩子。

二房如今就剩下两口人，顶门户的不过十四岁，另外一个是个姑娘家，也才十六岁。

孙氏每每听村里人谣传招儿做生意赚到银钱了，却全然不信。

这死丫头能做什么生意赚钱？不过是从野地里挖点东西，拿去骗骗城里人，换几文钱罢了。

“四婶可没钱借给你，咱家的银钱都在娘那儿，你管娘要去！”孙氏拍拍屁股站起来进屋了，懒得再和招儿废话。

“既然四婶没钱借我，我又不敢去管阿奶要，我只能琢磨从哪儿弄些银钱给狗儿抓药吃！”

招儿的声音特别响亮，这话不只是说给孙氏听的，还是说给坐在正房堂屋里的赵氏听的。

果然，招儿前脚刚进屋，赵氏后脚就站在门口骂孙氏：“猪圈还没洗干净，你这会儿又回屋挺尸？”

招儿撇了撇嘴，撩起门帘子走了进去，迎头就撞上了薛狗子。

薛狗子已经病了好些日子，脸都瘦脱形了，眼睛也就显得越发大。

招儿一直觉得薛狗子的眼睛是世上最好看的，虽然在面对她时，总是射出厌恶、抗拒的光芒。

薛狗子生下来就体弱，二房两口子好不容易将他养活。

招儿素来霸道，从来不许别人说她的小男人。因为这，她同村里不少丫头和小子打过架。虽然依旧有人在背后说薛狗子，但没人敢当面指指点点了。

招儿总觉得今天小男人的眼神怪怪的，所以她有些不自在地避开了。她知道小男人肯定又生气了。他最不喜她说“狗儿是我男人”这种话。每次他听见，都会几日不理她。

其实招儿也要脸，可她本来就是薛家二房的童养媳，若不这般自称，她哪里有资格和四婶孙氏叫板？

“你是不是饿了？瞧瞧我给你带回了什么？”招儿扭头就把这些烦心事忘了，从怀里掏出一个纸包，摊开纸包，里面是两个还散发着热气的包子，“快吃，趁着还热乎。”

薛狗子看了她一眼。眼前的少女正值二八年华，皮肤是乡下丫头常见的小麦色，不同的是，招儿的皮肤光滑莹润。她长着高挺的鼻梁、瞪圆的杏眼、黑黝黝的瞳子，一笑起来整张脸无比灿烂。

招儿比寻常丫头都高，且发育得好，前凸后翘得惹人怜惜。

这丫头真鲜活，和他梦里的姑娘一样。

他不自觉地就拿起包子啃了起来。

见此，招儿笑得更开心了，转身去厨房倒了碗水，搁在他手边。自己则一边弯腰收拾着炕上散乱的被褥，一边心里琢磨着晚上再给他做些好吃的补补身子。

小男人的病好不容易好了些，但药还得继续喝，再喝几服巩固一下。由此，招儿还得再想法子弄些钱来。

“你，吃了没？”薛狗子问。

这种行径在他身上极少发生，招儿不禁抬头望向靠坐在炕上的小男人。

小男人长相清秀、皮肤白皙，此时微微上挑的眼角让他的面相多了几分精致的俊气。

招儿心里暖了一下，笑容更灿烂了，她赶忙说：“我在外头就吃过了，这是带给你的。”说完，她才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她等着小男人露出厌恶的表情，抑或谴责她一个女儿家四处乱跑。谁知他并没有说什么，似是有心事地垂头吃着包子。

招儿不禁松了口气，同时心里一疼，忍不住道：“狗儿，你也别太着急，那些话毕竟是你听来的，既然没当面讲，就当不得真。就算是真的，也不用怕，姐挣钱供你读书就是了。”

薛狗子的头还有些疼，招儿以为他有心事，其实他只是在想那个梦。此时招儿的这番话使他突然想起了自己为何会得这场大病。

薛狗子这场大病是肝气郁结所致。

余庆村是位于平阳府夏县湖阳镇的一个村子，村里不过两百多户人家，村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靠天吃饭的日子。

薛家是其中一户。

与其他普通农户不一样，薛家算是有些来历。

薛家的祖上，也就是薛老爷子的祖父，是个秀才。在余庆村这种穷山坳里出个秀才公可是光宗耀祖的大事。

因着这个秀才公，薛家这一脉出了族长，又连着出了好几个乡老，终于在余庆村拥有几分话语权，这自然也福泽了后辈……到了薛老爷子这一代，薛家已经有了三十多亩良田，几个儿子各有营生，日子过得红火，在村里也算数得上的殷实人家。

薛老爷子和婆娘赵氏膝下共有四子两女。老大薛青山，娶妻杨氏，诞

有两子一女，长子薛俊才，现年十五岁，次子薛有才，现年七岁，及已经出嫁的长女薛满儿；老二薛青松是个木匠，娶妻裘氏，诞有一子，也就是薛狗子，现年十四岁；老三薛青柏是个庄家汉子，娶妻周氏，诞有一子一女，长女薛桃儿，现年十三岁，小儿子薛栓子，现年八岁；老四薛青槐是个挑货郎，娶妻孙氏，诞有一子，名叫薛毛蛋，现年才四岁。

至于两个女儿，大女儿薛翠萍已经出嫁，小女儿薛翠娥今年十四岁，还待字闺中。

如今有“父母在，不分家”之说，再加上乡下都是宗族而治，所以薛家没有分家。

薛家人读过书，所以比寻常庄户人家要有眼界。

薛青山因为打小就聪明，又是长子，被薛老爷子寄予厚望。到了启蒙的年纪，薛老爷子就花钱送他去上私塾。薛青山也争气，二十岁那年考中了童生，至今虽仍止步于秀才，但也是十里八乡数得出来的读书人。

至于薛狗子为何会大病一场，那还要扯到薛家的另一桩旧事上。

当年薛青山中了童生，本是踌躇满志地想一举过了院试，得个秀才公，可惜天不遂人愿。

多年过去，薛青山考了多次都未中，因不能一直闲在家中吃闲饭，万般无奈在村里办了个私塾，也能混口饭吃。薛家的几个孩子自然跟着沾了光。

薛狗子因身子太弱，三天两头生病，所以耽误了许多功课。比起堂哥薛俊才，薛狗子明显差了许多。

五年前，提学官在府城举办院试。薛青山自然不会错过，早早地就停了私塾的课，奔赴府城应试。

那时候出一趟门很不容易，薛老爷子也不放心老大薛青山一个人出门，便让老二薛青松陪着去，帮忙打个杂，总归是一个照应。

没想到这趟出门出了事，薛青山在府城里不知得罪了什么人。薛青松为了保护薛青山，被打得遍体鳞伤，虽被拉了回来，可没几日就断了气。临终前，薛青松让薛青山承诺一定穷其所能将他儿子薛狗子供出来。

薛青松这么做，不过是想打破薛家资源一直往大房倾斜的现状。薛家原本只有大房两个读书人，三房的孩子那会儿还小，老四还没成亲。如

今想要薛狗子读书，只要薛青山答应，旁人自然无话可说。薛青松也是为了儿子竭尽所能了。

薛青山当场答应此事，声声泣血，说一定会对薛狗子视如己出。薛青松这才闭了眼。

没多久，原本身体不好的裘氏忧郁成疾，撒手人寰。薛狗子自此成了无父无母的苦命娃，幸好还有爷奶叔伯们以及招儿这个童养媳，不用担心衣食无着落。

此后数年，薛青山果真待薛狗子如亲子，村里无人不说薛家老大把侄儿当亲儿子养。俗话说人心最是善变，自私是人的本性，日子一天天过去，大房渐渐变了态度，在人前还是如同以往，可人后如何就只有当事人清楚了。

今年，薛青山眼看着自己已经没什么知识可以教给儿子的了，所以动了把薛俊才送到镇上学馆学两年的心思。

可去学馆读书耗银甚多，一年的束脩都得数两银子，先生的三节六礼及平时所用的笔墨纸砚都要银子。薛家供薛青山早已元气大伤，哪里还有钱供两个孩子一同去镇上学馆学习，只能拿出一份银钱，所以薛俊才和薛狗子只能去一个。

薛青山将这件事情给全家人说了。薛狗子并没有识趣地说不去，而是选择了沉默。

那段时间，薛家的气氛很压抑。薛老爷子愁眉不展，祖母赵氏成天阴阳怪气的。只有大房两口子一如既往，就像这事没发生。

薛狗子凑巧听见大伯母杨氏和四婶孙氏暗中说想让公婆出面，让薛狗子主动将去镇上读书的名额让出来。薛狗子急怒之下，大病了一场。

想起这些，薛狗子心绪难平，脑海中浮现了许多他梦里出现的情景。

梦中的薛庭儻在十四岁那年遭遇了同样的处境，所以性情大变。

难道他就是薛庭儻，薛庭儻就是他？他为何会梦到这些？

薛狗子的脑子里一阵翻江倒海般疼，手里的包子跌落在炕上，把旁边的水碗打翻了。招儿听到动静，冲上去一把将他抱在怀里。

“狗儿，狗儿，你可千万别吓我！”

薛狗子突然晕倒，闹得薛家人仰马翻。

为此，老三薛青柏专门从大伯家借了牛车，把大夫从镇上请了过来。

大夫把脉发现薛狗子并无任何病症，之前的病也差不多痊愈了，不过是有些虚，慢慢静养就能好。

至于头疼，却连大夫都找不出原因。

将大夫送走后，祖母赵氏当场拉下了脸。

她五十多岁的模样，花白的头发在脑后绾了个髻，容长脸，眼皮下垂，三角眼，一副刻薄相。

不等赵氏说话，孙氏就开口了：“招儿，不是四婶说你，你这丫头就喜欢大惊小怪。不是故意折腾我们大家吧？就算心里不乐意也不……”还没说完，她就被自己的男人薛青槐拉了一把。

“行了，少说两句，招儿不是个不懂事的人。再说了，狗儿本就病着，找个大夫来看看也好，家里人也能放心。”

“少说什么？我又没说什么……”

“你还说……”

两口子一边说着话，一边拉拉扯扯地出去了。

大伯母杨氏对招儿笑了一下，然后对婆婆道：“娘，咱们也回吧，让狗儿好好休息。”

祖母赵氏看了炕上的薛狗子一眼，冷哼一声，扭头便走了。薛家算不上有钱人家，从镇上请一次大夫，少说也得一两百个大钱，可薛家如今的家底经得起几次折腾？！尤其方才大夫把脉后说的话，更证实了赵氏对薛狗子故意装病的猜测，她能高兴才怪。

招儿来到炕边，摸了摸薛狗子的额头：“狗儿，你别多想，他们不相信你病了，但是姐相信你。你好好养病，千万别再胡思乱想。”

薛狗子看了她一眼，感觉嘴里有些发干，嗓子也发紧：“招儿……”

“咋了？是不是哪儿不舒服？”

这双并不细腻却十分温暖的手在自己的头和脸上摸来摸去，这让薛狗子有一种从未有过的现实感和庆幸感。她没有死，他也没有死。他虽并不喜她平日里的一些所作所为，甚至厌恶她童养媳的身份，但从没有想过让她死，他怎么可能是杀妻灭子之人？可薛狗子还是心慌，因为那个梦太真实了。历经一场七十多年的梦，他好像也经历了那梦里的人生。而梦醒过来，沧海桑田，竟不堪回首。